

青年积极的社区参与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上海基层社区个案研究

赵凌云

【摘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青年积极的社区参与，上海共青团与基层社区开展了促进青年社区参与的创新性实践。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本次调研发现，一些社区形成了青年社区参与活跃的典型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剖析，可以发现青年社区参与的三种模式：社区公益创业型、业委会主导型、社工机构介入型。上述模式的形成过程展示了青年社区参与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分析其过程，可以发现如下促进青年社区参与的策略：青年社区参与的需求发现和意愿唤醒，青年关系的建立及“人情味治理”，青年社区参与的组织化合作网络建构，青年社区参与的制度建设与社区文化营造。然而，调研也发现，青年社区参与仍然面临种种问题，积极而广泛的青年社区参与，需要在政策与制度支持下，在多方合作的社区再造过程中实现。

【关键词】青年；社区参与；社区治理；个案

【作者简介】赵凌云，女，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社区治理、青年工作。

【原文出处】《青年学报》（沪），2019.2.59～6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工作课题“促进青年社区参与的策略探析——共青团‘往社区走’的探索与思考”、2018年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决策咨询专报项目“促进青年社会参与的经验与策略”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背景与问题

青年的社会参与是公民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前提。基层社区是居民社会参与的重要场域，也同样需要青年的活力和创造力。《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要使青年社会参与的渠道和方式进一步丰富和畅通，实现积极有序、理性合法参与。与此相呼应，上海共青团推出了“往社区走”五年行动计划，旨在“更多引领青年投身社区治理与建设，更多服务青年实现社区融入与成长”。2018年5月，共青团上海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实施“青春上海”社会参与行动，积极引领青年“往社区走”、投身公益、理性建言。

然而，在当前情况下，青年的生活重心常常在社

区之外。在实践中，青年社区参与度低下是普遍存在的情形。已有研究表明，既有的社区参与研究较多提到了社区参与的困境，如居民参与意愿薄弱、总体参与率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参与效果较差。^[1]2014年上海市15—34周岁常住居民的抽样调查表明，71.6%的青年表示对社区事务“不太了解”或“说不清”；70.8%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没有提过任何关于社区治理的意见或建议（样本量n=2559）。^[2]可以说，积极的政策导向和青年社区参与度低的现状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尽管如此，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大背景下，随着城市社区结构的变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青年社区参与的意愿、行动和方式在悄然发生变化。加之政府对基层社区治理的有力推进、共青团等组织在引领青年方面的积极举措，基层社区出现了青年积极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案例。作为个案,这些社区中青年的参与度水平在全市范围内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通过挖掘和分析这些“先进典型”,可以回答长期以来学界和青年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青年积极的社区参与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本课题运用实地研究与文献分析方法,在文献搜集、实地观察、集体座谈、个案访谈的基础上,分析青年社区参与的典型案例,探讨青年社区参与的模式与发展路径,从“个体需求”“关系建构”“组织创新”“制度与文化”四个层次,讨论促进青年社区参与的有效策略,为青年社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

二、实践案例:青年社区参与的模式与发展路径

本课题组于2018年5月—9月,走访了上海市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静安区的典型社区,与青年社区工作者、公益组织负责人、团干部、青少年社工、社区青年居民,就青年社区参与问题开展集体座谈与个案访谈,对青年社区参与进行个案梳理。访谈发现,基层社区中已经形成了一些青年参与活跃的典型案例。根据主导力量与发展路径的不同,青年社区参与的案例可以提炼为三种模式:社区公益创业型、业委会主导型、社工机构介入型。

(一)社区公益创业^①型青年社区参与

社区公益创业型的青年社区参与模式,是有公益创业意向的青年率先在本小区开展社区服务,带动更多青年参与社区活动,随着团队的壮大与项目的拓展,在多方支持下创建社区公益组织,并借助公益组织的资源和平台形成更广泛的青年社区参与。

案例1^②上海市闵行区WK小区是建于2002年的中高端小区,居民文化程度与职业层次较高。社区居民创建了一个公益组织“和普公益”。周女士是WK小区的居民,也是“和普公益”的主要创始人。她是一名“海归”,曾经在英国做心理咨询师,回国后担任高校心理教师。已经习惯了陌生人之间微笑的她,被社区居民之间的冷漠所刺痛。她决心要做点有意义的事,营造互爱、互助、暖心的社区。

2009年,她借了居委会的场地,发挥自己的专

长,做心理咨询讲座和科普。一开始参加的人很少,她打印了一些宣传资料向居民分发。宣传加口碑,人慢慢多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和社区中的一些妈妈们建立了密切联系,一起组织亲子阅读、烘焙、插花等活动,建立了男孩俱乐部、女孩俱乐部等,开设心理、法律等方面的远程公开课。

2013年,组织注册提上了议事日程。闵行团区委和莘庄镇团委给予了大力支持,协助联系主管单位,帮她们找到场地。为装扮活动室,居民们捐桌子、捐地毯、捐电脑。一位参加过活动的爸爸感到冬夏气温难耐,就捐了空调。2014年1月,在共青团和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社区纯公益组织“和普公益”成功注册,活动项目进一步拓展,在不同居民区发展了分支机构,并受邀前往中心城区孵化社区组织。

和普公益在带动青少年社区参与的过程中,最大的特征是挖掘社区本土公益资源。小区中有不少教育背景良好的年轻妈妈,其中包括全职主妇,她们在社区参与中迸发出巨大能量,不仅为社区公益活动提供服务,还能带动少儿和整个家庭参与社区服务与活动。和普公益目前的30个活动项目,就有30个项目经理,这些项目经理都是社区居民,其中不少是年轻妈妈,还有好几位中学生,例如烘焙项目经理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尊巴舞的老师是一名14岁的孩子。为了给远方的学校捐电脑,2015年10月17日,和普公益组织的一场义演就有170多名青少年参加演出,集中展示了青少年社区参与的能力与风采。

社区公益创业型青年社区参与的主导力量前期是社区居民,后期是居民所创建的社区公益组织。其发展路径如下:1.社区青年精英有公益服务的动机与能力,率先在社区中开展服务;2.社区青年精英以居民和专家的双重身份,与居民建立了联系,发现需求、回应需求,使社区公共活动的拓展和团队的壮大成为可能;3.社区青年精英团队在外界支持下,创建了社区公益组织,在自我服务的同时,也有组织地对外开展公益活动。4.社区公益组织获得更多的服务资源,带动更多青年参与社区服务与公益活动;5.青年在社区中获得成长、形成共同体意识,这反过来促进他们更多地参与社区公共活动、主动在社区公益组织中承担责任。青年社区参与呈现积

极发展态势。

(二)业委会主导型青年社区参与

与社区公益创业型的青年社区参与相比,业委会主导型的青年社区参与更为常见。在上海市,随着业委会的普遍建立和工作推进,一些青年成为业委会的骨干力量,并带动全体业主和其他常住居民开展社区治理。在这种模式中,青年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高,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强,但是也容易发生各种矛盾与冲突。

案例2 上海市SH小区建于2007年,地处虹口区与宝山区交界处。小区居民有老上海居民(拆迁户)、持上海户籍的“新上海人”、外地来沪的租房者,人口类型多样化。小区的景观设计较好,中央有面积较大的花园,花园中有水池,但年久失修,露出石头,池底开裂。2017年,小区成立了业委会。业委会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全职妈妈,业委会成员以青年为主,包括建筑师、医生、律师、公司职员等。

业委会成立之后,建立了居民微信群。第一件事是重建花园中的水池,修复池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水池终于可以使用了。一直关注此事的居民,自发买来金鱼、乌龟等,投入池中放养。好景不长,由于是人工水池,不久就水质恶化,水藻蔓延,金鱼都死了。有居民开始自发捞垃圾、捞水藻。业委会成员和物业公司、居民共同商讨水质保持措施,又历经数月,问题终于被解决了,水池从此清波荡漾,金鱼成群,成了社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居民买来睡莲等花卉,使水池越发秀美。然而,不久,社区微信群因水池再起风波,有人被怀疑从池中捞鱼,引起其他居民指责,并在社区微信群中晒出照片,形成“围观”效应,居民纷纷评论此事。当事人自称并无捞鱼,只是捞螺丝,表示受伤和愤怒。尽管是非莫辨,但保护社区公共环境的规则意识无疑得到了强化。

2018年,业委会因成员更替与动用大笔维修资金,组织了全社区居民的投票。一开始投票者不多,业委会担心达不到规定标准,难以推行计划,在微信群中反复发布投票信息。业委会委员在晚上轮流值班,等候下班的居民前往投票,最后通过了方案。业委会继续修复社区花园设施,在小区中增加了摄像头,提升了社区安全度。

业委会所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在这个过程中,业委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亲密关系;业主们围绕共同利益,时而形成共同关注,数次发起联合行动。社区环境卫生、车辆停放、行车秩序成为青年在社区微信群中日常讨论的话题。在社区中一旦发现问题,居民会拍照上传社区微信群,有时就直接联系业委会。例如早上在小区中堵车,很快微信群中就在议论车辆停放和行车秩序;白天发现小区道路上减速带造成垃圾车震动,垃圾掉了一路,晚上就在微信群中讨论如何处理。遇到重要事项,业委会就通过微信群和社区公告栏发布信息,让居民自主报名参加业主座谈会。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区参与已经融入到青年的日常生活中。

业委会主导的青年社区参与的发展路径如下:
1.居民区成立业委会,由于商品房小区年轻人多,业委会中有了青年人。
2.业委会协同物业公司、居委会开展社区管理,由于涉及居民切身利益,引起青年广泛关注,形成一系列社区公共议题,引发青年参加讨论或采取行动。
3.在青年参与的过程中,形成合作或发生冲突,社区的公共规则在争议中逐步确立;
4.选举、投票、业主会议等制度化手段被青年广泛接受,也成为解决争议、达成共识的手段;
5.青年的社区意识和参与度提升,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成为青年日常社区生活的一部分。

(三)社工机构介入型青年社区参与

前两种青年社区参与模式的发起者与推动者都是社区居民,属于内生型青年社区参与。在基层政府和群团组织大力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外部力量介入型的青年社会参与也较为常见。除了传统的行政化动员的社区参与、发展创新中的高校学生社区参与,由专业社工机构介入的青年和青少年社区参与,既能扎根社区,又有专业性与创新性,有利于实现持久而广泛的青年社区参与。

案例3^③ 上海市嘉定团区委于2018年推出了青春社区“当家”计划,全面引领广大青年融入社区、参与社区。作为这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共青团购买服务的青少年事务社工机构“嘉园中心”加入到“青春社区”工作之中,嘉定工业区街道、嘉定镇街道就是其中成效相对突出的工作点。

嘉定区地处城郊,外来常住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上海户籍人口。其中工业区街道有20个居委,20个村,还有很多企业,居民中有许多外地来沪工作的青年,也有不少外地媳妇,生二孩的比例高。JY社工机构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推进“驻村”等项目,针对外地来沪青年社区融入感低、工作与心理压力较大等问题,开设了青年工作坊,开展了小组工作与社区主题活动,通过同乡沙龙、团队游戏、青年交友、学说沪语等形式,增强外地来沪青年对上海的适应能力与社区认同感。

嘉定区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嘉定镇更是历史名镇之一。为增加青少年对嘉定镇的认知,青少年事务社工以建县800周年为活动契机,在2018年1月至5月开展“大美嘉定”系列活动,倡议青少年用画笔描绘眼中的嘉定、用青春书写寄语祝福美好嘉定。活动也采用观看影视资料、互动游戏、手工制作、外出参观等多种形式,为青少年提供了解嘉定人文历史的机会,帮助青少年了解社区本土文化,形成社区归属感。

为增强青少年的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嘉定镇街道的青少年事务社工开设了“我是社区小主人”小组。小组分为“相聚在社区”“我梦想的社区”“我是社区小小志愿者”“社区不文明我说不”“社区因我而美丽”和“we are family”六个单元,通过走访社区、讲述青少年自己梦想的社区、抵制社区不文明行为、清洁社区和走访社区空巢老人等,加深青少年对社区的了解,增强青少年的社区融入度,增强社会责任感,并带动家人参与社区服务。

社工机构介入型青年社区参与的发展路径如下:1.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由政府或共青团购买服务,进入社区开展青少年工作。2.专业社工开展社区调研,把握青年需求。3.社工采用专业方法开展小组工作与社区活动,培养青少年的社区认同感,提升外来青年的社区融入度。4.社工带领青少年开展社区服务,提升青少年的社区共同体意识与社区责任感。5.部分青少年成为社区志愿者,与社工共同开展社区工作。社工机构介入的青少年社区工作,着眼于社区归属感、社区责任感的培育,致力于在青年社区参与方面形成长远的影响。

以上三种青年社区参与模式各具特色,也有其共同特征。三类青年社区参与都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从意识到行动、从精英发起到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有积极的发起者与强有力的推动者,回应青年需求与利益,建立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时机成熟时实现社区参与的组织化,形成与不同主体的合作网络,进而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营造积极参与的社区文化。

三、现实分析:促进青年社区参与的策略

青年的社区参与是青春正能量在社区场域彰显的过程,是青年的主体性与公共性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青年社区参与的发起者与推动者,需要发现和唤醒青年对社区参与的需求,需要与青年建立密切联系,需要创新青年组织方式,需要重建社区文化,需要建立和健全引领青年社区参与的制度与机制。上述行动策略从个体到关系,从组织到制度,层层推进。

(一)青年社区参与的需求发现和意愿唤醒

人们普遍认为,青少年生活的重心在于学习、在于事业,学校和职场是他们的重点活动领域,社区只是他们休息的场所,因而对社区参与需求低。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少年生活的现实情形。志愿者问卷调查表明,青少年更倾向于成为大型赛会志愿者,而对一般的社会服务兴趣较低。^[4]这似乎从另一侧面印证了青年对社区参与的意愿不强。

然而,青年对社区参与究竟有没有需求?本课题组的案例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在青年参与度较高的社区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交往的需求、亲子教育的需求、心理调适的需求,被热忧的社区工作者和公益从业者发现,并通过精心设计的社区服务给予满足。倘若抓住需求痛点,青年社区参与的意愿就容易激发起来。如小孩的补习、择校、升学,给年轻父母带来很大的压力,引发家长的教育焦虑,这种焦虑情绪也容易辐射给孩子。案例1的和普公益在社区中做了多场“心理按摩”活动,让妈妈们放轻松。这样的心理辅导活动颇受居民欢迎。

对有序而美好的社区生活的追求、对社区公共

利益的关注及对切身利益的维护、在社区治理中发声和行动的愿望,促成青年参加到各项社区公共事务中。青年形式多样的需求,归根结底是对美好生活家园的需求,对理想的社区生活的追求。尽管青年在社区外学习和工作,但是社区依然是他们的生活家园。尽管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由于人与人的陌生与疏离,大部分社区失去了“共同体”的原初内涵,但是对美好生活家园的向往依然留存在青年心中,只是有待激发和唤醒。

如何发现青年需求、唤醒青年参与意愿?在社会工作领域,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已经很多。除了社区调研等专业方法之外,与青年居民的社会交往与沟通是最有效的需求发现手段之一。案例研究还表明,“社区活动”与“需求与意愿”之间可以形成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效应。如案例1,在烘焙等DIY活动中,居民不仅分享了生活技能,也分享了快乐,一些妈妈和青少年乐此不疲;在亲子阅读俱乐部中,爸爸妈妈们的金点子不断,居民的智慧得到融合。正是在社区公共活动中,更多的青年参与需求得以发现、青年自主参与的意愿被唤醒。在参与平台和支持条件良好的情况下,青年社区参与的需求与意愿一旦被激发出来,就可能在社区参与中迸发出巨大能量。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参与和社区治理的成效给青少年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青少年在社区的舞台上获得了自我成长,也就更有参与的积极性。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良性循环。

(二)社区中青年关系的建立与“人情味治理”

社区参与建立在社区共同行动的基础上,而社区共同行动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区中的青年精英与青年大众之间,以及青年大众相互之间形成联系,能够彼此沟通、达成共同行动意向。正如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通常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基本环节,与青年建立联系是引领青年社区参与的必由之路。在案例1中,有心理咨询专业背景的青年居民打印宣传页在社区中分发,并通过组织社区活动与其他青年逐步建立关系;在案例2中,业委会建立的微信群在居民沟通与联系及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微信群成为互联网上的社区公共空间。在其他实践案例中,我们发现,社区工作者采用

挨家挨户宣传、建立微信群与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与青年建立联系。青年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系状况,直接影响着青年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与持久性。

但是,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关系建立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这就是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居民的关系形态,为青年社区参与创造条件,为社区结构与文化重构建立基础。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建立,并不停留于联系方式的获得,而是伴之以社区共同行动中的交往,并由此逐步形成熟悉、信任、友好的感受,最终使居民区从陌生人社区转变为熟人社区、友人社区。Lisa Hoffman提出,有人情味的治理,作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的情感诉求与表达,正在填补政府治理的空缺,帮助政府排忧解难。^[4]结合社区治理的现实案例,不管是青年的社区自组织,还是业委会等正式组织,骨干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相互合作与彼此激励,对于其积极而持久的社区参与都有重要作用;而社区精英与居民之间的熟悉度,能够极大地提升普通居民对社区精英的信任度,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可以发现,“有人情味的治理”能吸引更多居民,包括青年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之中。因此,社区关系的建构不仅是社区治理的过程性目标,在青年社区参与中也能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

(三)青年社区参与的组织化合作网络建设

组织化合作网络建设是促进青年社区参与的常用而有效的策略。在案例1中,从居民的自发性参与到社区公益组织的创建,反映了青年社区参与的组织化趋势。在其他案例中,青年在相关组织的推动下选举社区团支部,成立业委会专家委员会、青年社区汇智团等,灵活多样的社区组织成为推动青年社区参与的新兴主体,成为居民社区参与的正式平台。共青团推出的“青春社区团青骨干联谊会”,则在更大范围内为社区青年精英建立了联系,为彼此的合作创造了机会。

青年社区参与活跃的社区,往往有一两个组织在社区中的影响力较为突出,在上述3个案例中,分别是社区公益组织、业委会、专业社工机构。但是这些组织所开展的社区工作都离不开其他相关组织的支持,居委会、共青团都是其重要支持与合作对象。在基层社区,已经形成了“青年社区组织+共青团”

“专业社工机构+共青团”“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常见的合作模式。只有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才能实现社区资源的共享与流通,这在资源相对欠缺的社区参与起步阶段显得尤为必要。

组织化合作网络的扩大,能够进一步拓展青年社区参与的资源汇集渠道,提升社区公共活动的水平与层次。如前述案例中,和普公益之所以能够长期组织丰富的社区活动,并保持了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拥有极为广泛的合作网络。和普公益与交大、华师大、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有很多合作,也接纳多所中学的志愿者团队,和附近小学共同开展实践活动,与各种社会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当前政策导向下,引领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是共青团的重要任务之一。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努力。共青团要促进青年社区参与,需要和社区工作的相关各方建立组织化的合作关系。这涉及党建、民政、房管、社建等政府部门,也包括公益组织、专业社工机构等社会服务组织,还有辖区的企事业单位等等。共青团进入社区场域之前,首先需要与这些组织开展沟通,明确合作关系。进入社区之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致力于培育社区青年组织、支持既有的青年自组织,协助建立组织化的合作网络,推动和引导青年有组织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四)青年社区参与的制度建设与社区文化营造

持续性的青年社区参与,意味着基层社区中要有对青年富有吸引力的社区活动,并实现活动的常态化,这不仅需要有能力和有热情的青年工作者和青年社区精英,也需要外部的资源配送与供给,还要解决社区参与中可能发生的矛盾与冲突。这就需要建立制度化的支持机制与保障机制。

当前社区层面的青年工作还面临许多问题,如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资源不足等,要建立青年社区参与的支持机制,需要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制度调整与创新。如上海市嘉定团区委在青年社区参与的制度与机制方面开展了探索。社区青年工作力量薄弱是共青团“往社区走”的瓶颈问题之一。嘉定团区委将青少年事务社工的部分考核权限下放至街道团工委,增强了基层社区青年工作的力量,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与共青团的青年社区参与工作的融合方面

做了积极探索,扩大了青少年社区工作的资源获取渠道,初步形成了互惠发展效应。

青年社区参与的制度建设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涵义。基层社区自治需要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在现实中,社区事务的处理可能引发居民的不同意见,甚至遭遇强烈的反对。处理居民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形成居民公约。在广泛吸收居民观点的基础上,协调各方意见,合理制订和有效执行居民公约,是青年自主性社区参与规范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自主性、持续性的青年社区参与背后,不仅是社区关系形态重建、组织化合作网络创建的过程,也是社区归属感形成与社区文化发育的过程。在青年参与度高的典型案例中,青年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获得发展,邻里互助互惠得以实现,社区逐渐形成友好、共享的文化氛围。这种社区文化形成后,反过来成为促进青年自主性社区参与的有利因素。要促进青年社区参与,不仅需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也需要用心营造社区文化,提升青年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共同体意识。

四、问题与展望

上述典型案例中包含了青年社区参与的经验与策略,对今后青年社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借鉴意义,值得高度关注。尽管如此,在调查中,本课题组也发现,青年社区参与中依然面临不少问题。从总体上来看,积极而广泛的青年社区参与格局尚未形成。

从青年社区工作角度分析,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支持机制。一是基层社区青年工作的力量不足。就居民区党支部和居委会工作而言,目前有党务、民政、老龄等多个条线,但一般并没有设置专门的“青年”工作条线。在不少街镇,青年工作由其他条线的社区工作者兼任。一旦持续投入社区青年工作,社区工作者往往面临人手不足、时常加班的困境。二是基层社区的青少年服务资源不足。社区层面的资源协调能力和范围有限,而外部对社区服务的资源输送力度不足。要突破上述瓶颈,需要建立面向社区的资源流通机制与合作网络。

从青年角度分析,青年社区参与的主体性仍然

有待加强。青年社区参与的持续开展,需要充分发挥社区中青年自身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上述青年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典型案例,其成功之处在于,或重视青年主体性的培育,或青年主体性在社区中得以展现和提升。然而,从更大范围来看,目前还存在不少行政化、动员式的青年社区参与,青年的主体性常常被抑制、被忽略。这需要共青团和青年工作者转变工作策略,在组织青年活动的同时,高度重视青年主体性的培育。

从社区角度分析,青年社区参与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社区再造的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培育青年对社区的情感与意识,需要重建社区居民的关系,需要协调不同社区行动主体的关系,需要完善青年工作的制度设置,一言以概之,这是一个有政策与制度支持、在多方合作行动中推动社区重建的过程。这个行动的社会意义,在于对抗市场经济和社会流动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重建一个有人情味、有归属感、有共同体意识的居民区,让社区恢复其原本应有的涵义,在提升青年社区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How Is It Possible for Youth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the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the Communities in Shanghai

Zhao Lingyun

Abstract: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needs activ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youth. In order to promote you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hanghai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the communities in Shanghai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innovative practice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survey found that some communities have formed their typical cases of active you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cases, we can find three modes of you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public welfare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y committee leading and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involvement.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above modes show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you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fter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we foun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you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needs discovery and raising their awareness of joining youth community work, youth relations building and “humanistic governance”, 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of you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culture building. However, the survey also found that you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till faces various problems. Active and extensive you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needs to be re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building through multi-party cooper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policies and systems.

Key words: you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ocial governance; strategies; cases

注释:

①公益创业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用市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即建立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创新性融合组织;另一种是指创建非营利组织。本案例中的公益创业属于后者,是指在社区中创建纯公益组织。

②案例1根据笔者对和普公益的负责人周文秀女士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来,在此对周女士的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③案例3根据本课题组的实地访谈记录和青少年社工机构嘉园中心的内部资料整理而成,在此对嘉定团区委的干部、嘉园中心的负责人与社工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考文献:

[1]冯敏良.“社区参与”的内生逻辑与现实路径——基于参与一回报理论的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4(1).

[2]邓蕾.社区治理中青年的认知、行动及影响因素——基于上海的调查[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5).

[3]沈炜等.角色理论视野下的世博会志愿者[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42.

[4]马丹丹.“中国中产阶级实证研究的对话与碰撞”会议综述[J].青年学报,2018(1).